



請看本叢書的作者群：陶行知、陳殘雲、胡明樹、宋軍、鄭子瑜、谷柳、盧茨、黎夢曙、加因、侶倫、柳木下、林煥平……都是現代的名家，他們在本刊所撰文章，因內容與青少年有關，很可能因性質不同而未收入專著單行本中，在研究者來說，會不啻是一些漏網的材料呢？



讀阿濃少作

許定銘

這套《學習叢書》每本的書名頁後都有《學習叢書編輯要旨》，說明《叢書》出版的宗旨，在培養青年閱讀興趣與寫作能力，內容主要為國文閱讀、寫作進修、文學藝術、生活修養和各科知識等五類。

很多人都覺得這種供青少年人自學的雜誌，內容極普通，沒有什麼文學價值，即使被歷史巨輪淘汰也不足惜，但我卻看到它們有兩點極應注意的地方：

另有一點是冒起作家的少作：在《失學以後》（一九四八）中，我讀到朱溥生的《悼余松烈先生》。朱溥生是阿濃的本名，他紀念初一國文老師余先生的這篇短文，對引導他踏上文學之路的師長充滿敬意，寫來情切而沉痛，相當不錯。阿濃十四歲時發表的本文，應該未收入其單行本中。我總覺得：要全面探討一位作家，其少作最能反映成長路線，是很重要的脈絡。

誰看誰的將來？

陳安



作為關心國際事務、全球化和環境保護問題的記者，弗里德曼曾多次訪華，寫過多篇有關中國的文章。他為中東地區的「大躍進」覺得痛心，對中國，則希望其新的「大躍進」（改革開放）不要失敗，因為失敗會閉上我們大家感到痛苦。北京奧運會令其驚喜，不禁在閉幕式的鼓舞舞臺中思緒難平，把中國最近的七年與美國最近的七年作了對比，因而發出了「天哪」的感歎。

然而，大多數美國人畢竟是愛國愛到了自傲、自負的程度，所以對弗里德曼在北京的感嘆，馬上有人撰文加以駁斥。有名在重慶工作、中文名取為「藍麥飛」的美國人寫道，儘管他也有類似弗里德曼的「天哪」的感嘆，但他認為，大多數美國人寧願要生命財產的安全，而不要最新型的懸浮列車和燈火輝煌的體育館，即使是花費十億美元的禮花煙火和四周體育競賽也不能改變他的信念，即美國是世界上最好、最自由的國家之一。他說，不止一個人會像他那樣說：「中國，你不能用幾十枚金牌和一個有九萬六千座位的鋼架來贏取我，你還有許多實在的工作要做！」

讓弗里德曼讀取中國吧，也讓藍麥飛不想與之苟同吧，但他最後那句話也確實是可以讓我們聽取的，我們還有許多實在在的工作要做。至於誰看誰的將來，那確實也是由誰做了更多實在的工作決定的，沒有實在的工作，誰也沒有美好的將來。

岳飛也是改革者

安立志



中國歷史悠久，做什麼事，都有一些固定的「套路」與「規程」。在特定的情況下，這些「套路」與「規程」，又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因此，突破這些「套路」或「規程」，至少被視為不合時宜。在當

下的社會生活中，我們較為熟悉的「套路」或「規程」，主要反映在觀念或理論層次，這些通常被稱為「教條主義」或「本本主義」的東西，也正是在內地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不斷被人們突破或摒棄的東西。

公元十世紀，北宋王朝軍力羸弱，很難抵禦契丹強大騎兵的進攻，宋太宗趙光義特別重視步兵陣圖的作用，為此還親自繪製了一幅《平戎萬全陣圖》，以便前線將士按圖「施工」。這在北宋幾乎成為傳統，宋仁宗趙禎時期的《武經總要》，也把「大宋八陣法」繪製成圖下發部隊。這個做法在後來的話本中也有反映。譬如，在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傳》中，宋江等人奉命征遼，書中就有「九宮八卦陣」、「太乙三才陣」、「河洛四象陣」、「武侯八陣圖」等等。影響所及，靖康之後，北宋滅亡，在南宋初年的對金作戰中，宋人仍然熱衷於這些「套路」與「規程」。

在岳飛還是一個基層軍官時，就在作戰中屢建奇功。作為對岳飛頗為賞識的上司，東京留守宗澤鑒於岳飛

在戰術運用上的不循章法，勸諭他說：「爾勇智才藝，雖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古法，今為偏裨尚可，他日為大將，此非萬全計也。」並將一份陣圖交給他，要他認真研究，以便戰時參考。岳飛在翻閱了《陣圖》之後，向上司彙報自己的「觀後感」：「留守所賜陣圖，飛熟觀之，乃定局耳。古今異宜，夷險異地，豈可按一定之圖？」在岳飛看來，戰場形勢，瞬息萬變，「古今異宜，夷險異地」，而這些陣圖，都是既定之規，已成之法，以一成不變的陣圖去應對瞬息萬變的戰場，是不可能取勝的。宗澤反問道：「如爾所言，陣法不足用耶？」岳飛解釋說：「陣而後戰，兵之常法，然勢有不可拘者，且運用之妙，存於一心。留守第思之。」宗澤將軍對這個青年軍官的話只能表示贊成了：「爾言是也。」

陣圖的作用如何，即使在古代，認識也不一致。杜甫詩「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八陣圖》），着重的是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追憶，《武經總要》的作者對陣圖作用也只能「折中」處之，他寫道：「廢陣形而用兵者，敗將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將也。」倒是在宋孝宗趙慎為岳飛平反的文件中，作出了岳飛「智略不專於古法，沉雄殆得於天資」（岳珂《金佞續編》）的結論，即使對岳飛拒絕按圖佈陣、反對拘泥陣圖的作戰原則和戰術思想，也給予充



寧靜的港灣（攝影）

高鶴雲

腳底上升上來。樓下一個窗口飄出笛聲，不知是什麼曲子，斷斷續續，接了又斷，斷了又接。有一個處的音老是吹不上去，聽得人心裡發急。然而那人好像不在乎此，還是一遍遍兀自吹著，只要吹，在蒙蒙的黃昏裡，訴着千萬人的心事。

街邊坐着一個拉二胡的中年人，樣子還很乾淨，也看不出喪失了勞動力，因此面前兜著的帽子始終是空的。他似乎也不管。他靈活修長的手指顯示了這一刻他的愉悅。這雙手只能用來創造優美的旋律。

旁邊商店的老闆娘斜倚着門框剔牙，側着頭，嘴裡唸唸有詞，大概是計算今天的進帳情況。還缺了一樣貨，明天得叫人送上來。孩子跑過來歪纏着她，兩隻髒手在她身上磨蹭，可她還在計劃明天要做的事，丈夫還沒回來，全丟給她一個人。小孩子不耐煩了，她這才注意到，就手打了兩下，「再吵，再吵，送你

回老家找她姥去。」又指了指拉二胡的，「喏，喏，就跟他走。」孩子被喝住了，小心翼翼地看著他拉二胡，琴弦撥過來又撥過去，那樣淒涼的調子，他嚇着了。

趕回家的人立在路邊買滾油煎的蘿蔔絲餅，臭豆腐變成一塊錢四個，刺鼻的臭味，聞着聞着就香了。一個小販兜售菱角，新鮮的白色的菱角，像一個個白嘴唇。大餐館亮起撩眼的紅燈，溫暖的紅色，勾引起無限的食欲。小飯鋪門前支兩口鍋，下麵條的大桶冒着氤氳的霧氣，炒菜的鐵鍋滋滋滋滋地響。吃是件熱鬧而愉快的事，有錢的或沒錢的人都能從中得到自己要的歡樂。

黃昏的天色，勾勒出上海的邊緣起伏，月亮從海面上緩緩升起。是穿越了幾世的老月亮，照着我們。而在都市裡我們已經找不到自己的影子，看不見自己，天空下，我們是孤獨的一個個人。

東北「一鍋燉」

趙柒斤



提起東北菜，人們都會不假思索地列舉出諸如小雞燉蘑菇、豬肉燉粉條、酸菜燉白肉、鮑魚燉茄子等一批代表菜式。可是，在菜餚製作中以炸、溜、爆、炒、烹等多種烹調方法烹調成京滬方

式見長的東北菜，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往往就是那個「燉」字。不僅如此，在「燉」前，人們往往往加以諸如「爛」、「亂」或「盪」等修飾性

成語。

那麼東北人為何喜歡「一鍋燉」呢？這可能就要從東北的地理環境說起。東北，既是一個方位指向詞，又是一個專用的地域名詞，確切地說，東北是指

山海關外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亦稱關東。由於東北所處位置緯度較高，冬季漫長而寒冷，世居於此的滿、鄂倫春等少數民族為適應艱苦環境，形成了喜歡睡火炕、喝烈性酒、吃酸菜、習慣

了喜歡睡火炕、喝烈性酒、吃酸菜、習慣於用燉來解決飲食問題。因此，燉就成為滿族入對付嚴寒氣候、保持體能和增加熱量的重要手段之一。自宋朝始，東

北熱量的重要手段之一。自宋朝始，東北人便將燉引入關，轉至今還保留的「喝殺豬湯」，就與東北的「一鍋燉」一樣。臘月至立春前，鄉的父老鄉親便殺年豬，真可謂「一殺豬湯」，主人不僅家家送豬血，晚上還要請全村的戶主喝「殺豬湯」。所謂「一鍋燉」就是用豬血、腸、肝、肚、大腸、五花肉、骨頭、粉絲、乾豆角、醃白菜等美美地煮上一大鍋，簡直就是東北「一鍋燉」的翻版，大夥兒在一喝殺豬湯中感受着和睦、團結氛圍，那股熱乎勁兒、愜意勁兒就甭提了……

也許從小就偏愛吃「一鍋燉」的緣故，我這個生長在江南的人，性格也被類似「一鍋燉」給熏陶出來的東北人似的樂觀、率直。

《教授》：刀鋒直指毒瘤

董鳳鼎



有評論者說，當代有兩個人最有「城市感覺」，一個是王朔，一個是邱華棟。

王朔自然不必多說，至於內地作家邱華棟，假如細心觀察他的寫作軌跡，我們大約可以發現，邱華棟的創作與其說是「城市感覺」，毋寧說是某種意義上的寫實——他基本上只寫離他最近的事物：既包括現實中的（譬如都市），也包括心理上的（「中國屏風」大約即為此類）。邱華棟的長篇小說《教授》，將他的「城市戰車」開入校園，不再是婉轉反射現實，小說的主人公也已經不再是他從前作品中在都市邊緣茫然奔走的邊緣人、小人物，而是引領時代發展的中堅力量。

此前，邱華棟的作品多為描寫都市前沿的人群和前沿的生活。對於此次「華麗轉身」瞄準教授群體，這是他寫作的一種自然延伸。目的就是想把現代社會「巫師」的生存狀態呈現出來。

《教授》不同於以往從多角度撲朔迷離地反射現實，而是以正面強攻的姿態，直擊高校學術腐敗的這一渾渾水，諷刺更加有力，故事更加新銳，文風也更加犀利。小說中披露了大學校園中的種種學術醜聞：教師收了課時費在課堂上公開點數、達標考核中校方修改甚至臆造統計數字、職稱評定時某副教授不惜複印假書偽造論著等。作者不但寫了玫瑰浴、皇帝按摩、代人受孕，還寫了夜總會中的大學生、玻璃島巢中的女人等五光十色的新事物。這恰恰是他追求的寫作風格，就是要將一個時代的風俗和信息，大面積地放到小說裡，為以後的人們了解這個時代的生活面貌和習俗提供一個腳註。因了這道引人注目的風景線，他們給我們留下許多只有這個時代才會具有的特徵，只有這個時代才可造就的難忘故事。

《教授》是一部嚴肅思考的小說，書中充滿了對知識分子道德水準令人不敢恭維的嘲諷，從而窺見這個時代知識分子身處其中所表現出來的一個側面。

《教授》還塑造了另一個主人公——「我」。「我」是一個人文學者，眼見着趙亮以及像趙亮這樣的一群「叫獸」的生活，「我」似乎刻意要與趙亮等人劃清界限，並對他們聲色犬馬的生活嗤之以鼻，與趙亮形成了反差。

邱華棟的小說與眾不同。別的作家寫的是「故」事，他寫的是「新」事。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他就能迅速把我們剛剛看見的生活，眼前發生的新事，迅速放到他的小說裡。當代中國內地社會變化多端，充滿了魔幻和詭詭，真相和虛假，殘酷和喜劇；一杯渾水，澄清需要時間，但邱華棟等不得。也許，他要的就是渾濁和新生，新生的東西未必都好啊，這個好與不好的渾濁和新生，也許更加刺激，更加接近真實。這是邱華棟小說的特點，也是他的小說亮點！

小說用了段剛和他的學生為揭露論文和著述抄襲現象而做出種種努力的兩個事件，來體現道德墮落中人品人格的力量；用了段剛面對肉慾與愛情時奮力掙扎的矛盾心情，來彰顯慾望時代情感的珍貴；用了烏梅這個代孕人毅然帶著趙亮和曾莉夫婦的受精卵逃離金枷鎖的行爲，來鞭笞這個社會的畸形與惡毒；最後，用了玻璃球中完成藝術創作的女行為藝術家，來揭示人與世界的關係，告訴我們面對生活應該如何自處的真諦。同屬教授行列的段剛，堅持真理卻不迂腐，融入社會卻努力保持潔身自好，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和強大的意志與這個時代的種種變異做着頑強的鬥爭，體現了一個人文學者的精神境界。讓我們在看到趙亮這個紅遍神州的名著經濟學家潦倒之後的反思中感受到春天的來臨。讓我們感受到我們這個時代還有真情與正義、良知與道德存在。

（《教授》邱華棟著，長江文藝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十一月版）

都市的黃昏

梁京



久住上海，是這樣喧囂、吵嚷、繁華的地方。兩個人要說些悄悄話，只能關在屋子裡說，出去是不行的，根本找不到站定小憩的地方。除非在肯德基麥當勞或是餐廳咖啡館，藉着吃飯談幾句，詩意是沒有的，吃完了也就說完了，下回有空再約地方見。快餐式的交往。

可是這樣一個鼎沸的都市也有它可人的地方，我愛它的黃昏。或許任何地方的黃昏都是可親的。一天中只有黃昏讓人喜愛，不管身處何地，黃昏都一樣地好，一樣地使人親切。

黃昏的天是艷的，那顏色是棉花裡滲了胭脂，自然潤染開的。從樓上往下望，一件白襯衫晾在樹叢間，遠遠望去像一個人，等在那裡，等主人把他領回去。草叢裡亮着橘黃色的照明燈，像籠着一盆火，從

天下無賊的馬耳他

彭永強



對於屢被竊賊光顧屢被竊賊騷擾的我們來說，天下無賊無疑是一個美好的夢想。一年之前，

我也一直以為天下無賊僅僅是大家的一個夢想，就如同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柏拉圖筆下的理想國一樣，天下無賊的國度只不過是一個烏托邦。

然而，到了歐洲的小國馬耳他之後，我才明白，原來天下無賊是確實存在的，馬耳他也就堪稱一個天下無賊的國度。

馬耳他是一個島國，它座落在地中海中，這個國家僅僅有四十萬人，國土面積也很小，坐公共汽車，只需要四五個小時就能夠環繞整個島一周。馬耳他跟童話世界裡的黃金國很有幾分相像，一方面，這個島國陽光特別充沛，整個國家都沐浴在金黃的陽光裡；另一方面，馬耳他的建築物，也大多都是乳黃色的，更為奇妙的是，這些建築物的原材料也全是黃色，當地人就地取材，在採石場把天然岩石稍微加工一下，即可以拿來去建造房屋，外牆不需要再粉刷任何塗料。

馬耳他的迷人之處不僅於此，讓人更覺溫馨，也更欣慰的是，這是一個沒有小偷的國家。

去年夏天，我在一個法國朋友的鼓動下，和他一起去馬耳他遊玩。我們在一個臨海的小旅店落腳。傍晚時分，我和朋友隨手把門一拉，就跳到海裡游泳去了。

暢遊之後，我和朋友回到房間，沒等我去喊服務員開門，朋友輕輕用手一推，房間的門竟然開了——原來，這馬耳他的旅店並不像別的國家那般，順手一拉就能把門鎖上的。我的心咯登一下，自己的貴重東西都在房間啊……

慌亂之中，我竟然找不到錢包了，我趕緊喊來了服務員：「我的錢包被偷了，麻煩您幫我報警！」服務員一聽此言，大大的藍眼珠裡滿是驚訝：「被偷？不可能！一定是你自己弄丟了……」

我一聽，以為這服務員想要賴，正想發作。這時，我的法國朋友拎着一個破舊的書包說：「夥計，你不是放到這裡了麼？」朋友這一說，我才恍然大悟，原來，為了防盜，我專門把錢包放到了舊書包裡。我趕緊向服務員道歉，她卻一臉的驕傲：「先生，你放心吧，我們這裡絕對不會有小偷的，我們這裡，所有的房間都不上鎖！」

我一下子愣住了，趕忙問：「為什麼？」「因為我們這裡所有的人，幾乎都是互相看着長大的，誰不認識誰啊？沒有誰會偷東西！」服務員說着，臉上綻放著燦爛的笑。

服務員的話果然不假，在馬耳他，每家每戶都不用鎖，甚至直到三更半夜還大門敞開着。看來，馬耳他果真是一個天下無賊的國度！